春秋通論

春秋通論卷二

新安首源姚際恒

桓公 惠公庶子隱公弟母仲子在位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踰年于歲首行即位之禮也故書

主褒貶之邪說者桓弑君自立首宜不書即位不予其為君矣乃隱不弑君而不書即位桓弑君而書即位褒貶安在大事如此則小者可知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莊未忘乎前之歸祊也茲秉桓公之弑立有所要求故以璧假許田其用奸謀以濟其貪如此

經曰假而傳曰易經曰以璧而傳曰以祊全不相合乃猶謂鄭爲周公祊故詎非夢語耶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前因會而有璧假許田之事茲因璧假許田而爲此盟大抵以利交以埶交也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華督弒其君殤公立穆公子馮是為莊公是華督者馮之黨孔父者殤公之黨也殤公被弒孔父所必及及者自此及彼之辭也左氏喜談女德謂督因孔父之妻之美先殺孔父而後弒其君則書及當于君不當于臣矣況此與荀息仇牧同一書法荀仇皆先君弒而後書死則孔父亦可知也

外君卒書名故君雖被弒亦書名孔父亦名也說詳隱元年邾儀父下從來皆誤以為字而或執君前臣

名之義始有遷就以為名者然則均是父也何以孔父為名而儀父為字耶

滕子來朝

杞滕薛皆侯也經于杞或稱伯與子于滕或稱子于薛或稱伯皆降也其故何也以杞滕薛三國皆小國也其朝覲貢賦力不能備其禮頗降卑以從事故其來朝會及卒以是赴告則史亦以是書而已豈有所更易哉舊史既無所更易孔子又豈有所更易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一訓就一訓平此成字則主平言也諸傳皆主為

成就義大謬春秋立文從無褒貶之法若果書此會
為成就宋亂則是妄為褒貶之文矣不特于我魯君
無此史臣無此孔子而已也況弒君宋已亂矣何
待四國此時始成之乎于事理尤為不通也
然則何以不直書曰平而曰成乎曰此孔子之微辭
也以四國既不討賊而戒魯且受其賂是利之也於
是不諱不可諱之不可特微其辭書曰成爾若直書
以平宋亂則討賊而不取其賂者又何以加焉會無
言其事者言其事者二此與澶淵之會也是為特筆
澶淵之会明其會之由曰宋災此處亦明其會之由

乃若不甚分明故又曰微辞特筆也微辞也是孔子之取義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此條直書其事則上之為微辞者益明矣

秋七月杞侯来朝

覲九月入杞則此處公穀作紀者非蓋正以其来朝而入之也僖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秋八月入杞亦同

蔡侯鄭伯會于鄧

前蔡従宋伐鄭又復従宋伐戴是蔡本宋党今宋鄭

既合則棄亦自通矣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公至自唐

隐盟之令桓又盟之懼其為患也

國君出必書出某地某國其反必書至自某地某國

此史體也其不書者則畧之遠或遺之也無古者君

大事出告于宗廟其反也亦行告廟飲至舍爵之禮

雖本有此礼然春秋諸侯會盟征伐無時不出謂凡

書至必行此禮者左氏之迂見也何以證之昭公居

鄆亦書公至自齊至自會豈鄆有宗廟耶乃造譌倒

者于書至之下必就其事以爲一例惟恐以至爲常事必以爲非常之事而書之可嘆哉詳無例詳考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自此年春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其不書者仍舊史文偶遺也春王之爲孔子取義于此益見說詳無例詳考

此成昏議于齊也左氏謂成昏于齊其辭未達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不知其指大槩非盟故書此也然亦書其事而無

賢否于其間或謂近正近古及善之或謂譏之按隱公末年魯衛齊為一黨宋衛蔡為一黨齊鄭未合此時始相命亦植黨之為耳何善之有若以為譏則會盟當不勝其譏矣會盟且不譏何有胥命哉書以胥命唯此故不甚

詳救未敢定取暴及書法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日食為變而既尤日食之變故必志之

公子翬如齊逆女書法下同

稱公子及左氏謂脩先君之好辨皆見隱四年翬帥師下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諸侯親送女非禮也

公會齊侯于讙

受姜氏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以未嫁言稱女以齊侯言稱姜氏以本國言稱夫人

書法井井如此

魯十二公有書娶夫人者有不書娶夫人者其不書

者以娶于未即位之先也暨儒執春秋常事不書之

說見書娶夫人必求其所以失礼而言之以撿其爲

非常之事者妄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因致夫人而行聘禮

有年

有年惟二此書有年及宣公書大有年而已然則餘

皆非有年矣曰諸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春秋列國征

伐無休其爲有年而大有年者蓋亦僅矣故喜而志

之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郎魯地狩亦不必拘于冬謂郎地遠狩不時必皆以為非常之事者妄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官渠氏伯糾字宰非冢宰說見隱元年宰咺下古者以伯仲叔季爲字伯糾南季栄叔皆字周天子大夫稱名與字無例或執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因以糾爲名妄生議論不殊說夢左氏謂父在故名此更誤于武氏子仍叔子之文而及此也

不書秋冬首月遺之也

五年

春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下當有闕文說見六年蔡人殺陳佗下左氏謂再赴方國乱之時豈暇再赴乎公穀張皇皆可笑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謂齊侯鄭伯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非也經于外書如非朝也襲人之國宜不使之知今無故而朝彼應知之齊鄭豈出此乎若云紀人以朝告安有不据其告而别書如者乎蓋齊欲謀紀故要鄭偕往

以成齊之為後年滅紀張本也亦非此時遽欲襲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書仍叔之子與書武氏子同遺其名耳左傳謂弱也父在子壯者多矣安見其必弱乎且天王豈有使稚弱之子以將聘者乎或以為未命未命則匹夫也又安有天子命匹夫者乎或謂父老子代父從政亦臆説或謂譏世官尤謬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人者通上下之称稱王恒侔也或稱王或稱天王無例于此横生議論皆妄

据左氏以為王敗然經不書或据左氏為敗謂不書敗為王諱然則王師敗績于茅戎不書乎

大雩

左氏謂書不時按雩為旱祭旱則雩此記旱非記不時也据其謂龍見而雩今秋也周之秋為夏之夏亦非謂失時也雩書大者趙伯循陸循皆謂國徧雩是也其謂僭天子稱大者妄也豎儒且謂天子大雩為

雩是魯僭天子尤妄說始賈逵而程頤从之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無論秦制不可以言周呂氏春秋不可以釋孔氏春秋即左氏龍見謂四月月令則謂五月又其所謂帝者五方之帝非上帝也又月令大雩帝之上曰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則山川五帝咸祀何嘗分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乎又謂成王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按郊禘大雩見明堂位若大雩則出何書豈儒妄造典礼以惑世人不可不辨程胡之說春秋

愚書皆不辨以其他說人多知其謬妄此條言礼制則鑿然若有出者稍讀書不多則易為所惑故及之後倣此

㑹

冬州公如曹

説見下

春正月實来

三傳皆以上謂州公寔來此于事理文義皆有不通来則来耳何患其不寔而書寔乎謂是来者尤難通春秋從不用虛字也又或謂失國名上當書州公寔矣亦不然也按此二條固本一事而下條有脱耳

夏四月公會紀侯如郕

左氏謂紀來諮謀齊難近之

秋八月壬午大閱

周禮仲冬大閱此本僞書不足据故八月非不時也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皆妄立名色若以八月為非農隙時則徵三時豈農隙時耶又謂非禮謂僭天子尤無稽左氏謂懼鄭亦臆測春秋征伐為事簡車徒脩戎備宜也豈必為一國而然哉

蔡人殺陳佗

經于一事必具始末前有起後有應即微傳亦使人得以知其大槩即或有起而無應者未有有應而無起者也如書弒君而賊不討者有矣未有討賊而不

書弒君者也此云蔡人殺陳佗是應文也而前但書陳侯鮑卒則陳佗者為何人行何事而蔡人何為殺之耶左氏于陳侯鮑卒但言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于此則無傳夫佗殺太子果有其事經當與陳昭殺世子偃師同一書法何故其前無之而于此殺（公書蔡人）陳佗耶此事前人固多疑之然未有親以處此思意二年春正月甲戌之下當是書陳佗作亂自立之事繼以己丑陳侯鮑卒而茲云蔡人殺陳佗則本末燦然是甲戌下之脫文者此也于此處既不突然而又可釋甲戌己丑之疑矣

其云蔡人殺陳佗不稱佗為君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同不成乎其為君也陳佗踰年齊無知亦踰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他公適子生不書而此書者以其舉行生世子之禮故也桓公好大侈功如大閱蒸嘗之類皆書是也

冬紀侯來朝

左氏亦謂求成于齊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周二月夏十一月王制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仲

冬正昆蟲未蟄之時也

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二侯之國近楚來朝者為始懼楚與

諸侯不書名此名者以其國小且遠以後不再見亦

不書卒故名之可見春秋無例也左氏謂貶之責太

賤小豈聖人意乎或謂失國之君無據若失國則

當言奔不言朝矣或謂用夷禮尤謬

二國來朝同在夏非同月日也故兩書來朝非若滕

侯薛侯共書來朝為同日至也

秋冬失書首月同四年爲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周二月夏十一月禮言冬烝則此烝宜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名季明德曰此家父即作節南山詩以陳于王而刺尹氏者也其詩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而可以不名稱字殊有理

夏五月丁丑烝

周禮偽書不足據詩礿祠烝嘗說者謂趁韻亦不論外王制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祭義皆謂春

禘秋在說禮家已自不一安知桓公之時烝祭不必分四時之名乎乃据後世之說證前世為非謂冬事而春夏與之以示譏則非矣若据詩所云礿祠烝嘗則春秋止書烝嘗而無礿祠若謂礿禘嘗烝則春秋亦有禘而說者又謂禘非時祭之名春秋止書烝嘗禘三祭而說者又謂禘非時諸侯缺一時之祭凡此紛紛皆難据也若謂其譏亟尤謬禮宜三月一祭計前正月距五月已踰矣乃謂亟乎皆常事不書之一語害之也

秋伐邾

隱七年伐之今桓尤伐之

冬十月雨雪

周十月夏八月今北方八月雪有之在中州則未也

以其蚤故紀之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奉王命來娶紀女命魯主昏故先書祭公來再書遂逆王后于紀來來魯也命魯訖遂往紀逆王后也本甚平常易解而從來之儒見此遂字大為張皇以為祭仲之專當復命平王不當專命遂行不知祭公之來王已命之何必再復乎且天子求后應無不

得豈有來命魯而尚患不得必待再復乎至有謂祭公來本為私事魯亟欲使紀女為后與祭公謀祭公遂擅自行之邪說益不足辨

諸侯皆稱逆女以其在國也故不稱夫人此亦在國之女也逆稱王后何按隱二年上書紀履綸來逆女下書伯姬歸于紀婦人稱字以見其為伯姬主我言也今若上猶書逆女下書紀季紀歸于京師則無以見其為王后矣故特書王后以別之所以尊王也又以見王者無外之義也此盡斟酌損益魯史未必能故歸之吾夫子耳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此稱紀季姜猶之稱伯姬之義季姜所以見其字也

故此處不得稱王后而前稱之也時說皆同夢囈

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歸則王后書歸

不書歸無例左氏稱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不知不

盡然也

齊將滅紀今以女歸天王而魯又為之主昏似可以

自固矣乃卒不然則其時之君弱且強為何如哉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小國惧魯故曹伯將莞使其世子來朝欲托世子于魯也說者不詳謂譏其代朝爲非礼非也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是時衛與齊黨而齊漸與魯仇魯聞衛侯適齊也將以間齊而求成于衛乃衛侯不與會因之有戰郎之

役說者謂衛爲失信豈非夢語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謂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魯爲齊餼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按此說可疑者四魯鄭自入祊假田之後其交深矣何爲曰此小忿而遽生離一也魯以周班後鄭在數年之前何待此時方來伐二也鄭忽救齊之時經不書魯人往齊三也謂主此戰者鄭也乃先書齊衛何也經何嘗必以爵爲先後四也說者謂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亦非是說見前經下

按齊本欲圖紀而魯方以姻國為之歸占故齊怨魯而衛與齊党不會桓公至是齊衛要鄭來伐鄭莊亦喜乱之人遂慫恿齊衛而讐魯耳

不書侵伐書來戰者春秋之初于内諱故其書法如此其後始書伐我四鄙又其後直書伐我矣公穀全不通會全經見其書來戰遂謂言戰為敗邪說也莊九年乾時之戰我師不書敗績乎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鄭人衛人盟于惡曹

即前伐郎諸侯茲称人者與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

于中丘夏翬帥師会齊人鄭人伐宋同一役再見者畧之也說觀者以人為大夫非正甚至以為奪爵悉䣊生之見左氏增宋誤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鄭莊公太子忽庶子突祭仲立忽宋人執祭仲立突是為厲公忽出奔衛

人者通上下之稱無例或以為貶宋公非也大夫稱名稱字亦無例或以為賢祭仲或以為罪祭仲皆非也諸侯不

生名忽突皆稱名者所以别二人之爲君也忽不稱
世子突不稱公子以名見可知也突不稱國者以下
有歸鄭鄭字也忽稱國者接上歸鄭鄭字也突不當
書立書歸者据其事也皆無例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書名見隐八年無駭卒下
柔之與諸侯名亦公使之也柔盟宋爲公會宋之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二條説見後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莒侯杞子盟于曲池

隱四年莒人伐杞今平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自來會宋公盟于折之後公凡五會宋左氏謂公欲平宋鄭以下與鄭伯盟及鄭師伐宋覩之近是然宋

有立突之功何以不平必因求賂不滿其欲之故而魯前與鄭莊讐今以突之新立欲結其好故屢要于宋而宋卒辭平自此魯與宋絶而與鄭合矣前者戰郎之役鄭讐魯而宋不與繼則魯欲平宋鄭後則且黨鄭而伐宋桓之反覆如此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突也不以其簒位而削其爵也春秋無褒貶例可知

丙戌衛侯晉卒

重書丙戌以諸侯卒宜謹日也非羨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或書及或書公及一也無例

左氏謂宋無信也此雖不言例而若言例誤也何以見之以其言戰于宋必屈在宋也故杜註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為文不知先言及鄭伐宋者見魯鄭之伐宋也再書丁未戰于宋者見是日之戰也故兩書之文法自應如此何例之有既無例何貶之有若以二句分作二義為貶者蓋屬井蛙無足與辨矣上鄭稱伯此稱師者戰伐乃其師不必伯也亦非貶前左氏于戰于郎謂我有辭也則以言戰為魯有辭此處言戰則當是宋有辭乃謂宋無信尤自矛盾

又左氏謂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按公五會宋未嘗盟也公與鄭盟果及鄭伐宋則盟有信矣今以盟鄭詆記為盟宋故予謂左氏解經語尤劣非誣也

邪說以言戰為内敗辨見十年來戰于郎後倣此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衛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謂鄭與宋戰此誤以前年及鄭師伐宋而云也

公羊謂宋與魯戰亦誤以前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

宋而云也穀梁謂紀與齊戰尤謬紀雖爲齊逼然以一小國安能援二國以與齊戰爭且共齊爲四國乎四國中宋衛燕又皆與紀無讐者也呂謂齊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全與經文不合尤不足辨按十年郎之役齊衛鄭來戰今鄭突立故魯與和好借鄭以伐齊衛報郎之役也伐宋者以其新隙也三國増燕者以燕爲宋黨也十二年宋人燕人盟穀丘魯鄭増紀者紀爲魯黨而怨齊故來助也不書戰所在魯地也下書日以會時所定也下書及不稱公蒙上文也燕稱人以其國小而遠微之也下稱燕師循齊宋衛之稱

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惠公上稱惠矦者宣公卒在前年十一月踰年正

月即位改元故二月雖未葬稱衛矦無嫌也

二月與鄭戰三月往赴葬此必無之事故知往赴葬

則書葬之例非也

夏大水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氏謂鄭人来脩好自十二年與鄭伯盟于武父魯鄭之好久矣何至是此時来脩乎蓋為偹齊衛宋故耳

無冰

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或起尚有十二月尤寒若十一月無冰何以遽書按經書無冰者三此年及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也二月為十二月春兼十十一十二月言之其或燠在十一月或燠在十二月皆得書之耳若三月皆燠則書時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来盟

五下闕月字傳寫者漏也前書曹之會未盟故鄭伯使
其弟語來盟不日書名皆無例
秋八月壬午御廩災
乙亥嘗
經于桓兩書烝一書嘗以桓公有修大行典禮之意
故大閱大雩烝嘗之祭皆書如此是常事悉書者也
或謂不時夫嘗為秋祭八月豈不時乎又謂不敬然
則以御廩災之故將不祭祖宗乎此皆食常事不書
穀語之毒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伐鄭報鄭連年之伐也書宋人者見宋之為主也以字無例邪說謂以者不以者也意謂本非所得制而今得制之定四年蔡侯以吳子豈亦不能制而今得制之乎或以其不可通謂不交鋒亦謬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王者年賦以庸而今反求車于臣直書之而義自見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弃惠王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無例趙汸氏謂辨二君似是然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無二君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出奔時未成乎為君也突則為君故稱鄭伯此時忽若不書世子則無以見忽之為正而突之非正矣故特書鄭世子也前忽出奔不書世子者則亦以突未為鄭伯不書鄭伯也此等處既見聖人所以明君臣嫡庶之辨而亦以見其筆法之井井有如此也

書復歸與歸同無例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是其前事也其時左氏謂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若是則東偏亦許地今何為書入于許耶以經不書許叔出奔故不可考耳經畧其事者書入而不書出以書入則出可見也

入書名書字無例書入與歸亦無例或謂歸者易辭入者難辭今許叔之入豈有國人拒之者哉（許叔莊公之弟非君也是時穆公立亦未見其仕云）

公會齊侯于艾

前齊傳以四國戰郎而我亡以紀鄭敗齊宋四國之衆搆兵無已故襄公立而我脩好焉左氏謂謀定許非也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

人者通上下之稱若小國則多稱人義又別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非鄭國也故書入櫟而不書入鄭或以為復國謬也

吾觀經于鄭忽突争國之事未嘗不詳也十一年自

鄭莊卒書宋人執鄭祭仲又書突歸于鄭見突之為
宋所要而立也突歸而忽出矣此年突出奔蔡突出
而忽復歸矣玆又書突入于櫟其時蔡仲擁忽專制
國中突竊居于櫟不與諸侯之事者凡十七年其間
惟莊四年與齊侯遇于垂而已十七年後突乃乘齊
桓之伯大會諸侯于鄄而與其會如此則嘗復國矣
經不書者以櫟非他國故不再書也又必忽與祭仲
皆死經不書忽卒以不成乎為君畧之也不問其正
與不正也是忽寔未嘗成其君而始終為君者突也
其事大槩如此左氏則于忽稱昭公又于十七年載

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立子儀莊十四年載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至二十一年經書厲公突卒其書乃已如傳所言忽寔為君而且有臣弑君隣國討賊諸事疊見不已經何以悉不書耶吾不敢信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左氏謂謀伐鄭將納厲公是也經書伐鄭寔在櫟忽

鄭也則伐鄭者忽也伐鄭者忽是欲納突于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向界于魯莒之間隱二年莒人入向至是服魯而城之其後又服莒宣四年魯復伐莒取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衛惠公名也不德為邑所逐而奔齊出奔書名常也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左氏謂平齊紀是又謂且謀衛蛇足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隱公初年儀父嘗來盟蔑故茲復遣尋盟然桓于八年已伐之是年秋即伐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

或書公及或書公及無例

春秋初來侵伐我魯者諱言侵伐言來戰說見十年來戰于郎下茲稱及其師戰亦諱與前事同也前言來戰此言及其師戰事同而書法又不同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為蔡侯獻舞之弟稱名稱字無例與許叔入于許同乃以其為稱字而賢之不知其賢者何事賢否妄定好惡任情小人之說春秋可恨如此

癸巳葬蔡桓侯

侯當為公于此竊意魯史舊本其葬本皆稱侯孔子以魯君称公之故而皆易為公故偶遺此未改與書天王或仍王字之類同不然何以儼然有書侯者在乎餘說並謬

及宋人衛人伐邾

春盟而秋伐之直書之義自見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前年為齊所伐今與齊會且同夫人如齊為齊所誘

也齊深仇魯而公不知所以亡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魯公被弒不書地此于外弒故書薨于齊季明德不

信傳謂桓公乃自薨非齊弒也此強意異傳非正論

也上書正月如齊下書四月公薨此自顯然有故況

齊襄淫女弟之惡昭昭于詩如是合之春秋自可無疑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書葬亦所以別于内弒也說見隱公薨下

春秋通論卷三

新安首源姚際恒

莊公（桓公子母文姜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即位于先君之年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書法）

公之喪至自齊時文姜已歸矣此時又奔齊內君與夫人奔皆變言孫此經之書法也諸家皆謂文姜留齊則何以又書三月孫于齊耶不言姜氏蒙前文觀

後書會書享皆書姜氏未嘗取去可見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本天子畿內大夫後命為魯卿者故魯有單伯後書單伯會伐宋又單伯會諸侯于鄄皆此單伯也文十四年單伯如齊則其子孫也或以單伯為王臣逆作送若然當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夏王姬已至而秋始築館耶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此為齊侯親迎之館于外我居喪避吉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或書天王或書王無例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齊遷紀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將以滅紀也齊圖紀已久徒以桓公在爾桓公沒乃為之

穀梁于此條曰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其于文義茫然不解故為此兩說甚可笑偶舉

一以例其餘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國也邑無言伐者或曰夷國近是於者出口方音猶於越之於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前年孫于齊不知何時還魯經書出不書歸專責其出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不稱公子無例時衛侯朔在齊謀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葬王説見隱三年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為齊逼至使其弟以酅邑入齊為屬國不得已也

或謂季賢或謂季不賢皆無謂入猶納也與人之入

國不同

冬公次于滑

三傳皆謂謀紀季明德謂滑在衞南鄭其必奉齊命

以侯諸侯納朔未知然否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甚于會

三月紀伯姬卒

為後齊桓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三國謀紀自是而紀不能有其國矣

鄭伯突也賴子由謂是子儀此全信左氏則經何以

不書子儀之立乎前書鄭伯突此書鄭伯其為突可知也否則經丈跡矣或以前事按之謂齊為忽黨必不與突遇不知前為齊僖公此襄公也未必尚讎突耳

紀侯大去其國

失國書名不書名無例以有紀季在酅故不可言滅然紀自此不有其國猶之滅矣故為斟酌其間而書曰大去其國此孔子之書法而史不能也大去者孰使之見于下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大去其國猶之乎滅也孰滅之齊侯也以不能書滅故上不書齊侯滅紀因齊侯適有葬紀伯姬之事于是下書曰齊侯葬紀伯姬如是則齊侯滅紀自見矣不然齊侯葬為葬紀伯姬乎故不書齊人而直書齊侯也又前齊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此書齊侯葬紀伯姬亦有以見滅紀之非陳侯鄭伯而為齊侯也外諸侯葬外諸侯夫人全經惟此特變文以示義用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齊大夫也公有勇且善射展甥之詩所以咏也

齊侯亦使善射獵者從之為樂不必躬親也故曰人

而諸傳必以為齊侯謂稱人所以卑公每事必求其

貶甚矣其深文也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如師更甚于享

秋郳黎来来朝

小國故名或曰後數從齊尊周桓王命為小邾子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謀納朔也人者通上下之稱必齊宋陳蔡四國有君

有大夫故槩以人稱之爾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不與納朔也王人衛者子突名也說者謂諸侯稱人

王人書字所以為褒貶無論書名書字無褒貶之例

而諸侯稱人王臣亦稱人又何所見褒貶乎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諸侯出奔與入書名不書名無例歸國或書歸或書

入亦無例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此與齊主之故書齊人歸俘俘者虜敗國軍實之名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凡或齊地或魯地以見非文姜會齊襄則齊

襄會文姜耳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常星也不見者雲蔽之也夜既不見星至夜之
中而星隕如雨所以為異而紀之也若恒星不見固
常事星隕亦常事也不足紀矣餘說紛紛悉無取
秋大水無麥苗
夏正之五月大水故無麥又無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欲伐郕期陳蔡共伐故駐師待之

甲午治兵

治于郎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稱師及齊師衆上文次于郎之師也陳蔡不至而獨

與齊圍之郕終以齊師至而降畏魯有不畏魯也

秋師還

以公不帥師故不書公至而書師還然經無書師還

者書之亦以見春出秋還暴師日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諸兒襄公名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弑君自立國人不以為君則經亦不以為君而以討賊書之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謀納糾也齊來者非一人故書大夫而不名

夏公伐齊納糾　齊小白入于齊

糾與小白同為僖公庶子糾兄小白弟考之諸書皆然聖人修春秋本無襃貶之例皆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即是為襃貶也如此于齊事糾與小白同為支

亦庶不必問長次秉亂而先入者皆可為君以國有主則國自定也若夫上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下書公伐齊納糾則亦可見糾之當立故齊大夫咸來盟于魯也以齊有小白之黨故書伐乃有監儒一輩因論語問管仲未仁而孔子丕之遂欲斡旋管仲之不死為是于是創為桓兄糾弟之說及解春秋因謂糾不稱子非嗣君不係齊不當有齊小白係齊當有齊諸說不知糾之不稱子者左氏本有子字即無論左本下文殺子糾不有子字乎糾之不係齊者以上有伐齊齊字也小白之係齊者以上無齊字也强改古學

妄論經文以相附會不可不辨餘詳論語通論

秋七月丁酉葬襄公

說者謂賊不討不書葬非也宋萬弑閔公賊討矣仡

書葬也又謂書葬必我往會亦非也豈有夏以紬糾

伐之不得七月往會八月又伐之乎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為納糾不克也

書及書公及無例說者謂內不言敗言戰為敗此言

戰又言敗可知其謬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論語曰桓公殺公子糾是殺糾糾雖桓實則鮑叔輩承

桓公之志殺之故不書齊侯而書齊人又齊以魯敗

乘勝而入實則使魯殺之故不直書齊人殺子糾而

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其書法如此

冬浚洙

備齊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報乾時之役也詐戰之說不可信兵不厭詐也長勺

魯地不書齊伐我直書公敗齊師有幸之之意焉

二月公侵宋

宋閔公立未嘗與魯通好又齊每挾宋伐國觀後齊師宋師次于郎然則此侵宋者無乃長勺之役宋亦與謀而我報之與

按侵伐事固有別然公羊云觕者曰侵精而難通或謂無名行師曰侵詩稱文王侵自阮疆書稱武王侵于之疆文武之師豈無名乎又謂無鐘鼓曰侵侵于之疆稱我武揚殺伐張豈無鐘鼓者乎皆不可信

三月宋人侵宿

宿界于宋魯之間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宿亦與焉

今公使宋宋必以其爲黨魯故遷之與

許翰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至傳文以後則有滅

國無遷國矣此猶之彼善于此之論

夏六月齊人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以魯納子糾宋以魯侵之故咸來報怨而齊宋卒

皆受敗亦見莊公之勇也

書齊宋師次者以我敗宋師不敗齊師若不書師次

則不見齊師之來伐也餘說紛紛烏知其意

許翰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

得志于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益監此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州名始封為國楚之舊號也其後遷楚乃稱楚始見經而即伐國以諸侯歸見其强横也

諸侯為人獲以歸稱名然則謂諸侯不生名非矣傳二十六年以蔓子歸此以夷國荒遠故闕其名也

冬十月齊侯取滅○譚義譚子奔莒

失國之君亦多書名其不名者史闕也無例

書滅始此前此紀侯大去其國宋人遷宿皆不書滅即荆執蔡侯歸亦祇書敗不書滅今特于齊桓始書滅嗚呼聖人豈無意乎益深惡夫五伯之為而桓公

為盛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經于桓文之事豈

漫焉書之哉故以為取義非史臣之所及也

季明德曰齊桓得國甫及一年郎有長勺及郎之師

不遑報怨從仇而已今又大出師徒併吞鄰國甚其

時管仲雖擧尚未得君故桓之始謀強暴如此可謂

知言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修乘丘之怨也書敗則宋之侵伐可知與長勺義

同

秋宋大水

外災告則書不必弔而後書也昭九年書陳災于時

陳已為楚滅何以弔焉

冬王姬歸于齊

過魯故書時齊魯方構怨故魯不主昏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侯大去國之後死于他國而叔姬還魯至是閱九年

乃歸于酅叔姬為伯姬之媵法不當書書此所以

閔紀也自是紀已矣而叔姬之卒葬後亦因以備書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氏謂陳之婦人殺萬若然何以不書陳人殺[illegible]萬乎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欲平宋亂也稱齊侯者以齊侯主此會也四國稱人

以有君有大夫統以人稱也謂有所褒貶者貶經之說也

孔子之春秋尊王之書也非尊伯之書也自伯業興而王道益衰矣所以深惡夫桓文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儒不察以論語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諸語遂謂春秋與伯不知論語論管仲非論桓公也又因人論管仲以臣節問故答之有功以見有功而臣節可略[illegible]之義亦非所以與管仲者也別自一義與春秋相隔天壤乃謂春秋與伯豈非夢語乎若夫五伯之假更甚

于不知假者盍予正深惡之之語也二伯中孔子謂

齊桓正晉文譎猶之彼善于此之說亦非獨與桓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再言滅所以深惡桓也此因北杏之會及之則孔子

不與北杏之會可知矣

經但書滅遂併不書其君出奔及以歸之事則出奔

以歸之或名或不名非有例可知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桓得魯而伯業由是漸興矣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盟故伐之人者通上下之稱或以為貶或以為將卑師少皆非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天子使為魯卿者猶之書內大夫也左氏謂齊師請于周單伯會之非也諸侯擅興兵以相攻伐久矣豈必請師于王以伐宋乎左氏凡于書單伯為此等說者皆誤以單伯為王臣也說見二年單伯逆王姬及文十四年單伯如齊下

秋七月荆入蔡

自此蔡屬于楚齊桓雖伯會盟皆不能及之矣

冬單伯會齊侯及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服也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齊復為此會恐諸侯之心未一也

鄭伯即突也是時始復出會諸侯蓋嘗自櫟已入國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

鄄之會齊桓終不得志于魯文姜不如齊者八年矣

至是如齊者文姜必揣知桓之意而欲以是通好于魯也然敗行之婦桓亦必知絕之故後卒歸于莒耳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宋之附庸而叛宋齊桓伯業首資于宋故助之爭郳而以宋為主矣

鄭人侵宋

乘宋之有事于郳也自此鄭背二鄄之會反覆于齊楚之間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報侵宋也

秋荆伐鄭

鄭為楚伐始此為齊楚兩伐亦始此以後服齊則楚伐服楚則齊伐矣

左氏謂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非也此時荆尚未交中國鄭安得有告赴之事乎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于同盟于幽

左謂氏鄭成也然八國諸侯尊齊為首齊桓之伯業亦于是定矣

會稱公或不稱公無例書同盟始此書盟與同盟亦無例益齊桓始伯赴告特書同盟以示奪又見其無敢或異于我也自此赴告有稱同盟者史亦因之而已孟子述齊桓曰凡我同盟之人

邾子克卒